

当年我在新加坡看了一份抗战时期的报纸，

标题是《卖我儿，救我国》，
为了救国把孩子卖了，把钱捐给救济会。

爱国爱家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。

—

我叫黄南美，广西武鸣人。年轻的时候，我是个当兵的，在部队当过教员。

当兵以前，我没有什么文化，只念了4年书。5年级刚刚开始，日本人一来，我就失学了。我们壮族人，以前在家乡说壮语。比如壮语的“坐”，读作“Naengh”，和汉语差别太大。后来多年不读书，也不去用，把老师教的汉语全都忘了。

参军后，我当过通讯员，之后当战士、当班长，都干得不错，领导也夸我战斗勇敢、机动灵活。但是我个子小，从军事上长期发展不太合适，领导说还是从政治工作这方面来培养我。我当兵那个年代，部队中可以说几乎是99%的文盲，我上过4年学那已经相当不错了，就算是有点文化了。因此部队就把我调过去当文书。

开头的时候，部队让我写总结。我连什么叫总结都没听说过。写不出来，我就躲在老百姓的柴堆里哭，结果让通讯员发现了，汇报给了指导员。那时候我已经入党了，指导员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他把我叫去一顿批评。他问我哭什么，我说我有困难，写不出来。指导员说，有困难就哭？他说他介绍我入党，就要为我负责、为党负责，总不能介绍一个脆弱的人入党吧。批评完了，指导员说，这次你写不出来，我来写，那下一次你来写。

我说，好。

指导员写完了以后，我把它抄了一遍，以后我就会了。我们连队上有100多人，很多单字也都是从写他们名字开始学的。就这样，当文书，才让我的文化一点点积累起来。

后来，部队不打仗了，开始转入文化大练兵，部队又让我去当文化教员。我说我没什么文化，怎么去当教员呢？领导就把我送到军部里边的培训班，先当“贩子”。所谓“贩子”，就是先去培训班“贩”一点知识，然后回来“卖”。比如说，这个班有50课，你先过来学10课，然后回去教部队，教完了再来学。就是这样边学变教，完成了对部队的扫盲任务。

二

八几年的时候，我到了深圳。当时我突然觉得，我这一辈子到底有多少能耐，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能让我自己考核一下自己，于是我就提前退休了。

为什么要提前退休呢？因为我总觉得，在过去，我们作为一个干部、一个共产党员，那就是个人服从组织、下级服从上级，上面叫我们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没有



黄南美的办公室里，永远放置着这副瓷雕作品——“甘愿终生为人作嫁衣”

选择余地。我退下来，就自由了，我想做什么就按照我的意愿去做。

耄耋之年慈善路 红荔老人黄南美

■ 口述：黄南美 采访：高文兴

对的，我拼了老命也要把它做好；不对的，我就不做。

开始，我也尝试过经商。但做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行，经商这个路太危险，因为商场上都不说实话。后来想到我在书画界有许多朋友，还是搞书画比较踏实。果然，这些朋友都来支持我，这条路走得很顺。工作一顺，出了成果，省市领导也支持。

就在那个时候，我的一个朋友，他的公司生产教学设备。他当时送给我一套设备，我就拿去捐给家乡的山区。去山区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怎么这里学校还是这么破旧？我就想怎样才能帮助他们修建学校；建了学校，又感觉到老师们的水平很低，比如说，有些美术老师、音乐老师，根本没有接受过专业培训。老师的水平不高怎么提高学生呢？于是我又想培训老师，把老师的业务水平提高。

我就设想，像以前在部队上课一样，把他们抽出来，先到深圳培训，再回去当老师。但是，部队完全是供应吃住的，这些人过来，我可以不收他们培训费，但路费怎么办？吃饭的钱怎么办？学习书画用的笔墨纸砚怎么办？

培训班我办定了，但困难太多了。

三

结果那一年，我病了，脑梗塞，住进了医院。

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在病床上得到众人的帮助。有艺术院校免费提供了教室、宿舍，有厂家免费提供了笔墨纸砚。好多来医院看我的朋友也给我捐款，凑了8000多元，把这批学员的伙食费

也解决了，终于能让这些农村的老师有条件来学习了。

万事开头难。社会上一开始对这个培训班也不是完全的理解，但我的坚持还是让帮助我的人越来越多。

于清波，原来是中央组织部的办公厅副主任，后来调到中石化做纪委书记。当时我到北京办书画展，他了解到我们的困难，特地找到我说，他的工作是查别人，从来不替别人说情，但我是个例外，说一定要帮助我，如果帮不了我，他的心里很不安。事后他帮助我举办了大量的培训班。

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，有个两岸将军书画展。我说了我的情况，想收集这些将军的作品，用来修建希望小学，结果他们二话没说，都给我寄来了。谁建一个希望小学，我就可以送他109幅将军的作品，这样，将军希望小学也都建起来了。

对于贫困的孩子，也是一样，我们把孩子的资料拿过来，找别人帮助。你要能帮，你就自己把钱给他送过去，或者交给我们带过去。我们不通过第三方，因为我对他们的公信力没信心，怕他们转头就给扣了。

那路费怎么办？自己解决。

四

其实现在做慈善，比以前好做了。

一般老百姓都不会有温饱问题了，我们把贫困孩子的情况向他们一说，他们都愿意掏钱。但别人给你掏了钱，总会问的。所以我们做了一份报纸，人家捐给我们的钱，这些钱送到了什么地方，我都公布在报纸上。只有人家相信了，才会捐款，才会跟

人物档案：

黄南美：壮族，83岁，中共党员。1950年1月入伍，1960年转业。现为深圳红荔书画馆馆长、深圳市慈善会·红荔文化扶贫基金主任、《红荔报》主编、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常务理事、中国贫困地区文化促进会艺术委员会副主任。自1998年来的20多年间，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文化扶贫活动，兴建希望小学16所，资助贫困学生约3110名，免费培训了近千名老少边穷地区的音乐和美术老师。2005年被评为“全国公益事业杰出人物”和“全国温暖工程先进个人”，2008年又荣获“全国公益楷模”称号。

着我们一起去做好事。

这些年，我们建学校、建房子、救灾，前后也筹集了2500多万，从来没有人说我们不透明，并且最近还有人愿意拿出200万给我们注册基金会。

如果不相信你，凭什么给你钱？

我这个红荔书画馆，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爱好，而是把它当成一个事业来办。好多人看了我们出版的书画册，怎么没有我的作品。我说我从来不放我的东西，因为我是组织者、是主编，我办一次活动，能收上来四五百件的作品，但最后只能放进去两百件。要是再把自己的放进去，会被人说有私心的。

红荔精神就是“爱心奉献”四个字。比如曾经有一个医院跟我商量，要以“红荔”的名义建一

个大楼，我说，还是用你们的名字吧。他说不行，说“红荔”不仅是个名字，更是一种精神，要让这个精神继续弘扬下去。这让我觉得，“红荔”确实起到了影响社会的作用，我也就知足了。

有人问我，红荔书画馆为什么把分馆办到了国外？我想，要弘扬中华文化，到底该怎么弘扬？哪地方有中国人，哪地方就有同乡会，团结、互助，这就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吧。

当年我曾在新加坡看了一份抗战时期的报纸，标题是《卖我儿，救我国》，为了救国把孩子卖了，把钱捐给救济会。

爱国爱家，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。



黄南美“一字千金”的书法作品经常以低价卖出，收入用于救助他人